

次
頁

本

三
冊

Karl Marx 著

王慎明 侯外廬 合譯

資本論 第一卷 上冊

國際學社出版

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

每冊定價一元

版權所有

著者：Karl Marx

譯者：王慎明
侯外廬

出版者：國際學社

發行者：國際學社

總代售處

分售處

北平宣內大街市黨
部對過神州國光社
崑崙書局
春秋書局
及各天書店

譯者的話

這部名著的翻譯，是開始於我們旅歐時代（一九二六——一九三〇）的期間，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春間，我們已譯至本書第一卷第二十章。當時因為譯文不敢十分自信，儘把這部分初稿擱置於德國者，凡二載有半。本年二月間翻譯該書的動機復發，我們經過嚴密的商榷後，便又開始第二次的初稿了。到本年八月間，在第一卷前部的初稿告成時，我們第一次的初稿經友人李白餘君的幫助，從德國寄回。在覆稿的工作中，因為我們得以比對兩次的初稿，使我們得到意外的收穫。我們的譯文是根據恩格斯的德文第四版，理由是：考次基的平民版，雖然有些地方在校勘上實有不少的貢獻，但是否有如第四版成為定本的價值，現尚未為各國所公認。故各國的最近譯本，仍多根據第四版，如 Molitor 的法譯，Eden and Cedar Paul 的英譯。現在各國譯本根據考次基版翻譯的，除俄文外只有日譯第一卷前十二章。復次，我們因原文須有各國文字比對的必要，所以在技術上亦不能不根據第四版。不過關於少數單字的校正，認為有必要時，亦採用考次基版。

Moore and Aveling 的英譯本，雖為恩格斯所校閱，後來又為 Untermann 按照第四版所修正與補足，然而與原文仍有出入。Eden and Cedar Paul 的新英譯本，有些地力雖較忠實，然亦不免有失原意處。Molitor 的法譯，在各國譯本中為最忠實而通暢者，然遺字漏句誤筆，時有所見。但對

於以上三種譯本我們都酌量參考。日譯本中高島本，是根據第四版譯的，我們自然也要參考。但對於河上宮川譯本對於高島本的改正處，以及二氏最近改造社版對於巖波文庫版的自己的許多改正處，我們亦斟酌採用。老實講，在中國譯書界不採用日譯的用語的，實在鮮有，馴至大多數專門用語，都已日本化了。所以我們的翻譯在便利上以及慣用上，都得求助於日譯，甚至於應該改正的名詞，亦沿用一般的借用語，如「相對的價值形態」與「等價形態」，本可譯為「價值的見分」與「價值的相分」。但我們為通俗計，仍沿用着前者。

我們的譯文，力求忠實；但是我們並不敢自認譯文完全沒有遺誤出入的地方，尤其在文字的達意上，不敢自認無生硬的地方。這是希望讀者要嚴格地加以教正的。因為這部名著的中譯，可以說是大家的「共業」！

此外，原書中所引用的各國文字與各國文字的註解甚多，我們關於這些地方，是多根據各國原文翻譯的。

關於書中的各種科學的術語與各國的諺語，我們請教過很多國內的專門學者。如化學上的用語，我們要感謝劉泛弛先生的指正，王茂蔭的出處，我們要感謝崔敬伯先生的搜求。關於沙士比亞的詩的翻譯，我們要感謝徐震村先生校正。

最後我們關於第八章特別感謝張友漁先生的幫助。對於活校文字上，我們特別感謝楊紹宣、李

白餘二位先生。

本書中所引用的書籍原名未註於本文中，而按著者人名首字母的順序，列表附錄於第一卷之末，以便讀者容易檢閱。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北平。

第一版序

這部書形成一八五九年所刊之拙作『經濟學批判』的續著，我現在把牠的第一卷出版問世。這兩部著作之間的長期間斷，是因為數年來的一種疾病屢次阻礙了我的工作。

我把『經濟學批判』的內容，總括於這一卷的第一篇內。這不僅是要使意思聯關和完備的原故，而且還是要使敘述改善的原故。只限於情事許可之下，在前書中僅僅被暗示過的諸點，在本書中更加發展。反之，在前書中已經詳細說明過的諸點，在本書中則僅僅被暗示着。前書中關於價值學說史和貨幣學說史的諸節，在本書中自然都完全刪去了。然讀過前書的人，在第一篇的小註中，却會找了許多與這些學說史相關的新史料來。

萬事開頭難，這句話適合於一切科學。所以，要理解本書的第一章，尤其要理解以商品分析為對象的諸節，將呈現特殊的困難。因此，所有與價值實體的分析並價值大小的分析，特別較有關係的地方，我都極力盡可能地把分析通俗化了。（註一）價值形態（牠的完成了的姿態就是貨幣形態），因為極無內容，所以是極其單純的。但是，自從二千年以上的那時起，人類的精神就努力究明牠，但都失敗了，至於比較更繁多更複雜的諸形態之分析，却至少近似地成功了。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發育體比較細胞是容易研究些。加之在經濟諸形態的分析中，我們既不能求助

於顯微鏡，也不能求助於化學的試藥：抽象力必須代替一切。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面，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價值形態，就是經濟的細胞形態。從沒有教養的人看來，這形態的分析似乎是僅僅玩弄煩瑣的區別。這是的確的，這分析就是玩弄煩瑣的區別，但是和在顯微鏡的解剖上所玩弄的煩瑣的區別，却有同一的意義。

（註一）拉薩爾，在他反對壽爾策——帶利次序 [Schulze-Delitzsch] 的著作的一節中，以為供給我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明之『精神核心』；就連這一節也包含許多誤解，因此，通俗化就愈顯得必要了。下邊一層還當順便說說：當拉薩爾在其經濟著作中，關於一切一般的理論例如關於資本的歷史性質，關於生產關於和生產方法之間的關係，差不多逐字逐句，都從我的著作中，也不指明出處，引用着的時候，並且當他一直於剽竊為我所創造的用語的時候，他必是只出於宣傳的方便。自然，我不是說他詳細解釋和實際實用，這些事體都是與我無關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關於價值形態的一節除外，人們就不能夠說本書是難以理解的。自然，我是以想要學習一些新的，因而想要自己去思索的讀者們為前提的。

物理學家，或是在自然現象表現於最充實的形態之下而絕少為擾擾的影響所擾亂的場合，去觀察自然現象；或是在保證過程正常進行的諸條件之下，去做實驗。我在本書中所要研究的，是資家生產方法適應於牠的諸生產關係和諸交易關係。一直到現在，牠們的典型的場所還是英國。所以英國為我用做理論上的說明的主要例證。如果德國的讀者對着英國的工業勞動者和農業勞

動者的狀態，加以鄙視，或是樂觀派樣子，說德國的狀態還離如此的壞境遇尙遠而自慰，則我就不得不向他叫道：『我所說的，就是你自己的歷史啊！』

總之，在這裏成爲問題的，不是因資本家生產的自然法則所發生的社會對立之或大或小的發展程度；而是這些自然法則的本身，而是這些以鐵似的必然性發生作用，貫徹自己的傾向。產業發達的國家，不過是對於較不發達的國家指示以將來的姿態罷了。

但是，暫且不去講牠，在德國，凡資本家的生產已經充分自由採用的地方，例如在嚴密意義的工場中，因爲工場法的對抗力缺乏，情形比在英國更壞。在其他一切部面內，我們如同其他一切西歐大陸，不但都苦於資本家生產的發展，而且都苦於牠的發展的不足。除了近代的窮迫狀況壓迫我們而外，壓迫我們的，還有整個一系列的遺傳下來的窮迫狀況，這種窮迫狀況是發生於古代的過時的諸生產樣式，同着牠們的，時代錯誤的，社會的並政治的諸關係，俱存續着。我們爲死的所苦，並不少於爲活的所苦。『死的抓住活的。』

德國與歐洲大陸其他一切國家的社會統計，如和英國比較起來，是貧弱的。雖然如此，可是這種統計已經充分地把面沙揭開一角，足使我們瞥見隱在其後面的麥杜塞女妖之頭。如果我們政府和國會，也像在英國一樣，設立關於經濟狀況的定期調查委員會，如果也像在英國一樣把關於調查真相的全權賦與這些委員會，如果我們爲此任務，能够找到同英國工場檢查官，同英國關於

公共衛生的報告人，同英國關於婦人兒童的搾取，住居狀況，食物狀況，等等的調查委員，一樣具有專門智識，又公平而又不貪污的人們，那末，德國國內的狀況，便會使我們吃驚的。波爾秀斯〔Persens〕爲了追赶怪物，用了一頂魔法之帽，把自己隱藏住。至於我們德國人爲了能够否認怪物的存在，便把魔法之帽深深地戴上，而把眼睛和耳朵都遮上。

關於這點，我們不要自欺。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對於歐洲的中產階級擊了警鐘，同樣的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也對於歐洲的勞動階級擊了警鐘。在英國社會激變的過程極其分明。這種激變，達到某種程度的發展時，就不能不起反應作用於歐洲大陸上，在這裏，隨着勞動階級本身的發達程度，這種激變或是採取更殘忍的形態，或是採取更人道的形態。所以，就是把那些高尚的動機暫且不管，而英國現在的支配階級，如果把阻礙勞動階級發展的而可以依法除去去的，一切障礙廢除，那對於牠自身是最有利益的。因爲這個理由，所以我對於敘述英國的工場立法的歷史，內容及其諸結果，在本卷書中，占了這樣充分的地方。一個國民能够並且應當從別的國民學習。儘管一個社會發見了其運動的自然法則——本書的最終目的不外是暴露近代社會運動的經濟法則——，然牠不能把自然的發展段階飛跳過去，也不能用法令把此段階除去。牠所能够的，就是縮短和減少出生的痛苦。

爲了避免可能的誤解起見，還當一言。我決不用美麗的顏色，描寫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姿

態。但是，人物只限於牠們爲經濟範疇的人格化，爲特殊的階級關係與階級利益的担負者時，才成爲這裏的問題。我的立場既把社會經濟的構造發展，當做一個自然過程去把握，那末，我的立場，就比其他任何立場，使個人對於社會關係（雖在主觀上，個人想要超過社會關係，但在社會的觀點上看，他仍是牠的產物）比較負責得少。

在經濟學的領域內，科學的自由研究，不僅僅碰着和在其他一切部門內的同一的敵人。牠所取的材料特殊性質，把人類胸懷中的最粗暴最卑劣最惡急的情念，即把個人的利益的復仇女神，喚到戰場上，而爲牠的對敵。例如英國的國教會，寧肯寬恕對於其三十九個信條之三十八個的攻擊，而不肯寬恕對於其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攻擊。就連無神論自身，如果與對於傳下來的所有關係的攻擊，比較起來，現在也不過是些輕微罪罷了。然而關於這點，也有明顯的進步。我且舉最近幾星期中所公佈了的藍皮書關於產業問題和勞工組合與帝國駐外使節的通信，做一個例子罷。在這個報告書中，英國政府駐外代表們，用着顯明的語調說道，在德國，在法國，簡言之，在歐洲大陸中的一切文明國內，資本和勞動的現在關係的變革，變化得和在英國一樣可以被感覺着得和在英國一樣不可避免的。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美國副大總統威德在公開的聚會上宣言道：「並變化『自從奴隸制度的廢除，資本和土地所有關係的變革，便上了議事日程。』這是時代的徵候，不論紫袍，也不論黑衣都不能掩蓋牠們的。這不是說，明日就有奇蹟出現的意思。牠們只是

表示：連支配階級間，也開始預感着現存的社會不是一個固定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變動的，時刻在變動過程中的有機體。

本書第二部將論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卷）與總過程的諸形態（第三卷），最後的第三部（第四卷）將論學說史。

由科學的批判而來的一切評判，都爲我所歡迎。而對於從未爲我所讓步過的，所謂輿論也者的成見，我仍然守着偉大的佛羅倫斯人的格言：

『你走你的路，人們說什麼都別管吧！』

倫敦，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加爾·馬克斯。

第二版序

我首先須報告於第一版的讀者的，是在第二版中所加上了的變更。全書篇別愈加容易概觀，這是一目就可瞭然的。新加的註腳，都記明上了第二版註腳。至於正文本身最主要的變更則如下：

在第一章第一節裏面，當分析一切交換價值所於以表現的方程式時，我把價值的決定用更科學的方法，加以敘明；此外，關於價值的實體與價值大小的決定（由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二者之間的連絡，在第一版中僅被暗示過，現在則加以明確有力的敘述。我把第一章的第三節，完全修改了，這是因為第一版中的二重敘述是需要如此做的。我要說：這二重敘述是聽從我的漢那維的朋友谷格曼博士的勸告而寫就的。一八六七年的春天，當我接到第一版最初的校對時，我正在他家中作客。他使我知道：為大多數的讀者起見，必須關於價值形態有一個附加的講義式的說明。——我把第一章的最後一節，『商品的物神崇拜性，等等』也都大部分改作過了。——我把第三章第一節縝密地修正過了。在第一版中，我對於這一節有點疏略，我不過把我已在一八五九年柏林出版的經濟學批判中所說明過的，指示出來罷了。——我把第七章，特別在其第二部分，大大地修改了。

在各處正文上，還有位置上的諸變更，這往往只關於文體上的，沒有詳細說明的必要吧。這

些變更，遍見於全卷。但是當我校閱在巴黎此刻出版的法文譯本時，我覺得德文原本上有很多的地方或是需要更徹底的修改，或是在文體上需更正確的改作，或是需要把散見於各處的錯誤更縝密地排除。但是我却沒有充分的時間。事實上，只到一八七一年的秋天，正當我在一切種類的緊急工作中，我才接到以下的消息，本書第一版已經售罄，而第二版的印刷要從一八七二年一月開始。

資本論很迅速地滲入於德國勞動者階級廣大羣衆中，我不能夠希求再好的報酬了。一個屬於資產階級的人，維也納的工業家邁爾當德法戰爭中，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他在那裏切實證明：爲德國人所世襲的大的理論感受性，在所謂受教導的階級當中是完全失却了，但在勞動階級當中却從新復活起來。

直到現在，經濟學在德國仍然是一個舶來的科學。古里西在其商業，產業，等等的歷史敘述裏面，特別在一八三〇年所刊行的該書第一第二兩卷裏面，已經大體上究明了那障礙德國資本家生產方法發展的歷史情形，並因此大體上究明了那障礙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的歷史情形。所以，經濟學在德國，是缺乏活的地盤。牠是當做既成的商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的，而德國的經濟學教授們不過仍是求學的生徒罷了。在他們的手中，外國的一個現實之理論表現，則變爲一個簡單的獨斷的湊合，這個獨斷的湊合，是他們接着那圍繞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意義而翻譯的，

因此是他們所誤解的東西。他們雖然不可抑止地感覺着他們的科學的無能力，並且不自在地意識着他們實際上在毫無所知的領域中而爲人師，可是，他們却把這些感覺與不安，試用一種關於學說史的博學的虛飾隱蔽起來，或者試用從所謂官房學（代表前途有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入所必須常做淨罪火而通過的智識混合物）借用來的外部材料之混合，隱蔽起來。

自從一八四八年以後，資本家的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達起來，現在已經達到其眩目的開花時期了。但是，運命仍然不利於我們的專門學者。當他們能够公正無私地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諸關係，尙未存在於德國的現實中。然當這些關係開始出現時，情形又是這樣了：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下，再不能容許公正的研究了。經濟學只要牠是資產階級的，換言之，只要牠把資本家的體系不當做歷史過渡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把牠當做社會生產之絕對的和終局的姿態時，那末，牠惟有在階級鬥爭尙留於潛伏狀況之下，或者在階級鬥爭僅僅出現於孤立的現象當中時，才能够是一個科學。

讓我們以英國爲例罷。英國正統派經濟學發生於階級鬥爭還未發達的時代。牠的最後偉大的代表者李加圖既把階級間利益的對立，就是說既把工資和利潤的對立以及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素樸地看做一個社會的自然法則，於是他有意識地把這種對立作爲其研究的出發點。但是，資產受階級的經濟學也就因此達到一種不可超越的境界了。就在李加圖的生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已經

受了與李加圖對立的西斯蒙底的批判（註一）。

（註一）請參考我的『經濟學批判』，第一版，柏林，一八五九年，第三九頁。

接着從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的時代，是英國以經濟學領域內的科學的活躍著名之時代。這還是李加圖學說流俗化和普及的時期，又是牠對於舊派鬥爭的時期。那時有過許多輝煌的對打。當時的論戰，因為大部分散見于評論雜誌的論文中，散見於時事問題的書籍中，及散見於臨時小刊物中，所以，歐洲大陸上是幾乎都不知道的。這個論戰的無私蔽的性質——雖然李加圖的學說已經間或用做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的攻擊武器——是可以由當時的事情說明的。在一方面，當時大工業自身剛從牠的幼年期脫出來，這是從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的：大工業惟有同着一八二五年的恐慌，才開始了其近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在他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被排擠得仍然遁藏於背後，在政治上為那些圍繞着神聖同盟的政府與封建諸侯和那些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民衆之間的軋轢所排擠，在經濟上為產業資本和貴族的土地所有之間的紛爭——這些紛爭在法國雖然還隱藏於大地主與小地主的對立之下，但在英國自從穀物條例以後這些紛爭早已公然勃發了——所排擠。那時英國經濟學的文獻使我們想起開士納死後法國經濟學上的疾風怒濤時代，但這也不過像聖馬旦的夏日，使我們同念春天罷了。在一八三〇年，確定的決定的危機便挨到了。

在法國和英國，資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從那個時候，階級鬥爭在實際上同在理論上一樣

，都採取了越發顯明越發威迫的形態。她打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問題不再是這個學理是與或那個學理是真，而是那一個學理對於資本是否有益，是否便利，是否違反警章了。爲金錢所收買的論爭，代替了不偏不私的研究，而大公無私的科學研究讓位於辯護上的壞心和惡意了。然而在產業家柯布單與卜萊特領率之下的反穀物條例同盟所散布於全世的小冊子，依其對於土地所有的貴族的論戰，雖沒有科學的興味，然而總有歷史的興味。但是由於皮爾以來的自由貿易立法，流俗派經濟學連這個最後的刺針也脫落了。

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大陸上的革命，在英國發生了反響。有些人還要求科學的價值，而不甘做支配階級的單單的詭辯學者或阿諛人，他們努力使資本的經濟學和無產階級的要求（當時已不能再爲人所忽視了）相調和。因此就生出一個毫無精彩的折衷論，牠的最好的代表者，就是約翰·司圖特·彌爾。這正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之破產的宣告。俄國的大學者兼大批評家曲爾尼雪夫斯基 [Tschernyshevsky]，在其彌爾以後的經濟要論中，關於這一點早已闡明了。

所以，德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僅當其敵對的性質已經在法國和在英國依了歷史的鬥爭而鑄成之後，當德國的無產階級早已具有比德國的資產階級還更決定的——至少在理論上——階級意識時，才達於成熟。所以，當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似乎變爲可能時，同時牠又變成不可能了。

在這些情形之下，牠的代辯人，分做兩羣。一羣是智巧的，謀利的，實際的人們，他們都羣